

銅版

四書集註

上海廣益書局印行

孟下





乙卯年孟冬月

校正  
孟子集註  
下冊

告子盡心

上海  
廣益書局發行  
文華書局印刷

孟子卷之六

朱熹集註

告子章句上 凡十  
二章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義猶柷棬也。以人性為仁義猶以杞柳為

柷棬。柷音杯棬丘園反。性者人生所稟之天理也。杞柳柷棬屈木所為。若  
厄匱之屬。告子言人性本無仁義必待矯揉而後成。如荀子性惡之說也。孟子曰子能順杞柳

之性而以為柷棬乎將戕賊杞柳而後以為柷棬也。如將戕賊

杞柳而以為柷棬則亦將戕賊人以為仁義與率天下之人而

禍仁義者必子之言夫。戕音牆與平聲夫音扶。言如此則天下之人皆以仁  
義為害性而不肯為。是因子之言而為仁義之禍也。○告子曰性

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人性之無分於

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湍也端反。湍波流濼回之貌也。告子因  
前說而小變之。近於楊子善惡混之說。孟子曰

水信無分於東西無分於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

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言水誠不分東西矣。然豈不分上  
下乎。性即天理。未有不善者也。今夫水搏而躍之

可使過顙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勢則然也。人

之可使為不善。其性亦猶是也。夫音扶。搏補各反。搏擊也。踴跳也。顙額也。水之過顙在山皆不就下也。然其本性未嘗不就下。但為搏激所使而逆其性。

耳。此章言性本善。故順之而無不善。本無惡。故反之而後為惡。非本無定體。而可以無所不為也。○告子曰：生之謂性。

生指人物之所以知覺運動者而言。告子論性前後四章。語雖不同。然其大指不外乎此。與近世佛氏所謂作用是性者略相似。孟子曰：生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與。曰然。白羽之

白也。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與。曰然。與平聲。下同。白之為白。猶言凡物之白者。同謂之

白。更無差別也。白羽以下。尋再問而告子曰：然。則是謂凡有生者。同是一性矣。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

孟子又言。若果如此。則犬牛與人。皆有知覺。皆能運動。其性皆無以異矣。於是告子自知其說之非。而不能對也。愚按性者。人之所得於天之理也。生者。人之所得於天之氣也。性形而上者也。氣形而下者也。人物之生。莫不有是性。亦莫不有是氣。然

以氣言之。則知覺運動。人與物若不異也。以理言之。則仁義禮智之稟。豈物之所得而全哉。此人之性。所以無不善。而為萬物之靈也。告子不知性為理。而以所謂氣者當之。是以杞柳湍水之喻。食色無善。無不善之說。縱橫繆戾。紛紜糾錯。而此章之誤。其本

根所以然者。蓋徒知知覺運動之蠢然者。人與物同。而不知仁義禮智之粹然者。人與物異也。孟子以是折之。其義精矣。○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內也。非外

也。義外也。非內也。告子以人之知覺運動者為性。故言人之甘食悅色者。即其性。故仁愛之心。生於內。而事物之宜。由於外。學者但當用力於內。而不必求合於義也。孟子曰：

何以謂仁內。義外也。曰：彼長而我長之。非有長於我也。猶彼白

而我白之從其白於外也故謂之外也長上聲下同 我長之我以彼為長也我白之我以彼為白也曰異於

白馬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不識長馬之長也無以異

於長人之長與且謂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與平聲下同 張氏曰上異於二字疑衍李氏曰或有關文馬愚按白馬

白人所謂彼白而我白之也長馬長人所謂彼長而我長之也白馬白人不同是乃所謂義也義不在彼之長而在我長之心則義之非外明矣曰吾弟則愛之秦人

之弟則不愛也是以我為悅者也故謂之內長楚人之長亦長

吾之長是以長為悅者也故謂之外也言愛主於我故仁在內 敬主於長故義在外曰者秦人

之矣無以異於者吾矣夫物則亦有然者也然則者矣亦有外

與者與嗜同夫音扶 言長之者之皆出於心也林氏曰吾子以食色為性故因其所明者而通之 自篇首至此四章告子之辯屢屈而屢變其說以求勝卒不聞其能自反而有所疑也此正其所謂不得於言勿求於心者所以卒於困辱而

不得其正也孟子子問公都子曰何以謂義內也孟子疑孟仲子之弟也蓋聞孟子之言而未達故私論之曰行

吾敬故謂之內也所敬之人雖在外然知其當敬而行吾心之敬以敬之則不在外也鄉人長於伯兄一歲則誰

敬曰敬兄酌則誰先曰先酌鄉人所敬在此所長在彼果在外

最 災音

下 孟

卷六

二

廣益書局校印

非由內也

長上聲。伯長也。酌酒也。此皆季子問公都子答。而季子又言如此則敬長之心果不由中出也。

公都子不能答以告孟子

孟子曰敬叔父乎敬弟子彼將曰敬叔父曰弟為尸則誰敬彼

將曰敬弟子曰惡在其敬叔父也彼將曰在位故也子亦曰在

位故也庸敬在兄斯須之敬在鄉人

惡平聲尸祭祀所主以象神雖子弟為之然敬之當如祖考也在位弟在尸位鄉人在賓客之位也庸

常也斯須暫時也言因時制宜皆由中出也

季子聞之曰敬叔父則敬敬弟則敬果在外非由

內也公都子曰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然則飲食亦在外也

此亦上章者爨之意范氏曰二章問答大旨略同皆反覆譬喻以曉當世使明仁義之在內則知人之性善而皆可以為堯舜矣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

無不善也

此亦生之謂性食色性也之意近世蘇氏胡氏之說蓋如此

或曰性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是故

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

好去聲此即湍水之說也

或曰有性善有性

不善是故以堯為君而有象以瞽瞍為父而有舜以紂為兄之

子且以為君而有微子啟王子比干

韓子性有三品之說蓋如此按此文則微子比干皆紂之叔父而書稱微子為商王子元子疑此或有誤字

今日性善然則彼皆非與。與平聲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

乃所謂善也。乃若發語辭情者性之動也人之情本但可以為善而不可以為惡則性之本善可知矣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

夫音扶才猶材質人之能也人有是性則有是才性既善則才亦善人之為不善乃物欲陷溺而然非其才之罪也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

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

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

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

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惡去聲舍上聲從音師恭者敬之發於外者也敬者恭之主於中者也

鑠音

鑠以火銷金之名自外以至內也算數也言四者之心人所固有但人自不思而求之耳所以善惡相去之遠由不思不求而不思擴充以盡其才也前篇言是四者為仁義禮智之端而此不言端者彼欲其擴而充之此直因用以著其本體故言有耳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夷好是懿德孔子曰為此

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夷也故好是懿德。好去聲詩大雅蒸

民之篇蒸詩作蒸界也物事也則法也夷詩作彝常也懿美也有物必有法如有耳目則有聰明之德有父子則有慈孝之心是民所秉執之常性也故入之情無不好此懿德者以此觀之則人性之善可見而公都子所問之三說皆不辨而自明矣



程子曰性即理也理則堯舜至於塗人一也才稟於氣氣有清濁稟其清者為賢稟其濁者為愚學而知之則氣無清濁皆可至於善而復性之本湯武身之是也孔子所言下愚不移者則自暴自棄之人也又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張子曰形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愚按程子此說才字與孟子本文小異蓋孟子專指其發於性者言之故以為才無不善程子專指其稟於氣者言之則人之才固有昏明強弱之不同矣張子所謂氣質之性是也二說雖殊各有所當然以事理考之程子為密蓋氣質所稟雖有不善而不害性之本善性雖不善而不可以無省察矯揉之功學者所當深玩也

孟子曰富歲子

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

者然也

富歲豐年也賴藉也豐年衣食饒足故有所賴藉而為善凶年衣食不足故有以陷溺其心而為暴

今夫粲麥播種而耰之其地

同樹之時又同淳然而生至於日至之時皆熟矣雖有不同則

地有肥磽雨露之養人事之不齊也

夫音杖聲音年耰音憂磽苦文反粲大麥也耰覆種也日至之時謂當成熟之期也磽瘠薄也

故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聖人與我同類者

聖人亦人耳其性之善無不同也

故龍子曰不知足而為屨我知其不為蕢也屨之相

似天下之足同也

蕢音履蓋草器也不知人足之大小而為之屨雖未必適中然必似足形不至成蕢也

口之於味有同者也

易牙先得我口之所嗜者也如使口之於味也其性與人殊若

處音  
杵

犬馬之於我不同類也。則天下何者皆從易牙之於味也。至於

味天下期於易牙。是天下之口相似也。者與嗜同。下同。易牙古之知味者。言易牙所調之味。則天下皆以為美也。惟

耳亦然。至於聲天下期於師曠。是天下之耳相似也。師曠能審音者也。言師曠所和之音。則天

下管以惟目亦然。至於子都。天下莫不知其姣也。不知子都之姣者。為美也

無目者也。姣古卯反。子都古之美人也。姣好也。故曰口之於味也。有同者焉。耳之於聲也。

有同聽焉。目之於色也。有同美焉。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心之

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

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然猶可也。草食曰芻。牛羊是也。穀食曰豢。犬豕是也。程子曰。在物為理。處物為義。體用之謂也。孟子言人心無不悅理義者。但

聖人則先知先覺乎此耳。非有以異於人也。程子又曰。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此語親切有味。須實體察得理義之悅心。真猶芻豢之悅口。始得。○孟子曰。牛山之木嘗

美矣。以其郊於大國也。斧斤伐之。可以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

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孽之生焉。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

下孟

卷六

告子

四

廣益書局校印

濯濯也。人見其濯濯也，以為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

蔡五割反

○牛山，齊之東南山也。邑外謂之郊。言牛山之木，前此固嘗美矣。今為大國之郊，伐之者衆，故失其美耳。鳥生長也。日夜之所息，謂氣化流行。未嘗間斷，故日夜之間，凡物皆有所生長也。頭牙也。麋茅之旁出者也。濯濯，光潔之貌。材，木也。言山木雖伐，猶有萌蘖，而牛羊又從而嘗之，是以至於光潔而無草木也。

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

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為美乎？其日夜之

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則其旦晝之所為

有枯亡之矣。枯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

其違禽獸不遠矣。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為未嘗有才焉者，是豈

人之情也哉？

好惡並去聲。○良心者，本然之善心，即所謂仁義之心也。平旦之氣，謂未與物接之時，清明之氣也。好惡與人相近，言得人心之所同然也。幾希，不多也。枯槁也。反覆，展轉也。言人之良心，雖已放矣，然

其日夜之間，亦必有所生長，故平旦未與物接，其氣清明之際，良心猶必有發見者，但其發見至微，而旦晝所為之不善，又已隨而枯亡之。如山木既伐，猶有萌蘖，而牛羊又牧之也。晝之所為，既有以害其夜之所息，夜之所息，又不能勝其晝之所為，是

以展轉相害。至於夜氣之生，日以寢薄，而不足以存其仁義之良心，則平旦之氣亦不能清，而所好惡遂與人遠矣。

故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

養，無物不消。

長上聲。○山木人心，其理一也。

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

鄉惟心之謂與

舍音捨與平聲。孔子言心操之則在此舍之則失去其出入無定時亦無定處如此孟子引之以明心之神明不測得失之易而保守之難不可頃刻失其養學者當無時而不用其力使

神清氣定常如平旦之時則此心常存無適而非仁義矣程子曰心豈有出入亦以操舍而言耳操之道故以直內而已愚聞之師曰人理義之心未嘗無惟持守之即在爾若於旦晝之間不至悟亡則夜氣愈清夜氣清則乎旦未與物接之時港

然虛明氣象自可見矣孟子於此夜氣之說於學者極有力宜熟玩而深省之也

○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

或與惑同疑怪也王疑指齊王

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見

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

易去聲暴步下反見音現○暴温之也我見王之時少猶一日

暴之也我退則諂諛雜進之日多是十日寒之也雖有萌蘖之生我亦安能如之何哉

今夫奕之為數小數也不專心致志則

不得也奕秋通國之善奕者也使奕秋誨二人奕其一人專心

致志惟奕秋之為聽一人雖聽之一心以為有鴻鵠將至思援

弓繳而射之雖與之俱學弗若之矣為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

也夫音扶繳音灼射食亦反為是之為去聲若與之與平聲奕圍棋也數技也致極也奕秋善奕者名秋也繳以繩繫矢而射也○程子為講官言於上曰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則可以涵養氣節而重陶德

性時不能用識者恨之范氏曰人君之心惟在所養君子養之以善則智小人養之以惡則愚然賢人易疎小人易親是以寡不能勝眾正不能勝邪自古國家治日常少而亂日常多蓋以此也

○孟子曰魚

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

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

者也。舍上聲。魚與能字皆美味而能掌尤美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為苟得

也。死亦我所欲。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惡辟皆去聲。下同。釋所以舍

生取義之意。得生也。欲生惡死者。雖眾人利害之常情。而欲惡有甚於生死者。乃秉義義理之良心。是以欲生而不為苟得。惡死而有所不避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生。

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惡莫甚於死者。則凡可

以辟患者。何不為也。設使人無秉義之良心。而但有利害之私情。則凡可以偷生免死者。皆將不顧禮義而為之矣。由是則生而有不

用也。由是則可以辟患而有不為也。由其必有秉義之良心。是以其能舍生取義如此。是故所欲有

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

者能勿喪耳。喪去聲。羞惡之心。人皆有之。但眾人汨於利欲而忘之。惟賢者能存之而不喪耳。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

得則死。噉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

吐音 青翠

喪易 並去

聲

種上 聲

食音嗣嗚呼故反餓于六便。○且木器也嗚呼之貌行道之人。路中凡人也蹴踐踏也乞人丐乞之人也不屑不以為潔也言雖欲食之急而猶惡無禮有寧死而不食者是以羞惡之本心欲惡有甚於生死者人皆有之也

萬鍾

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為宮室之美妻妾之奉

所識窮乏者得我與為去聲與平聲萬鍾於我何加言於我身無所增益也所識窮乏者得我謂所知識之窮乏者感我之惠也上言人皆有羞惡之心此言眾人所以畏之由此三者蓋

理義之心雖曰固有而物欲之蔽亦人所易昏也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宮室之美為之鄉為身死

而不受今為妻妾之奉為之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所識窮乏

者得我而為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謂失其本心鄉為並去聲為之為並如字○言三者

身外之物其得失比生死為其輕鄉為身死猶不肯受噍噍之食今乃為此三者而受無禮義之萬鍾是豈不可以止乎本心謂羞惡之心此章言羞惡之心人所固有或能決死生於危迫之際而不免計豐約於宴安之時是以君子不可頃刻而不

省察於斯焉○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仁者心之德程子所謂心如穀種仁則其生之性是也然但謂之仁則人不知其切於己故反而名之曰人心則可

以見其為此身酬酢萬變之主而不可須臾失矣義者行事之宜謂之人路則可以見其為出入往來必由之道而不可須臾舍矣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

求衷哉舍上聲衷哉二字最宜詳考令人惕然有深省處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

程子曰心至重雞犬至輕雞犬放則知求之心放則不知求豈愛其至輕而忘其至重哉弗思而已矣愚謂上兼言仁義而此下專論求放心者能求放心則不違於仁而義在其中矣學問之道無他

下孟

卷六

告子

六

廣益書局校印

求其放心而已矣。學問之事固非一端。然其道則在於求其放心而已。蓋能如是則志氣清明。義理昭著。而可以上達。不然則昏昧放逸。雖曰從事於學。而終不能有所發明矣。故程子曰。聖賢千

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此乃孟子開示切要之言。程子又發明之。曲盡其指。學者宜服膺而勿失也。 ○孟子曰。今有無名之

指。屈而不信。非疾痛害事也。如有能信之者。則不遠秦楚之路。

為指之不若人也。信與伸同。為。去聲。無名。指。手之第四指也。 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

不知惡。此之謂不知類也。惡。去聲。不知類。言其不知輕重之等也。 ○孟子曰。拱把之桐梓。人

苟欲生之。皆知所以養之者。至於身而不知所以養之者。豈愛

身不若桐梓哉。弗思甚也。拱。兩手所圍也。把。一手所握也。桐梓。木名。 ○孟子曰。人之於身也。兼

所愛。兼所愛。則兼所養也。無尺寸之膚。不愛焉。則無尺寸之膚

不養也。所以考其善不善者。豈有他哉。於己取之而已矣。人於一身。固當兼養。

然欲考其所養之善否者。惟在反之於身。以審其輕重而已矣。 體有貴賤。有小大。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養

其小者為小人。養其大者為大人。賤而小者。口腹也。貴而大者。心志也。 今有場師。舍其梧櫟。

養其槓棘則為賤場師焉。合上聲槓音賈。槓音貳。場師治場圃者。槓也。槓棘也。皆美材也。槓棘小者非美材也。養其一指而失

其肩背而不知也則為狼疾人也。狼善顧疾則不能故。以為失肩背之喻。飲食之人則人賤

之矣為其養小以失大也。為去聲。飲食之人專養口腹者也。飲食之人無有失也則口

腹豈適為尺寸之膚哉。此言若使專養口腹而能不失其大體則口腹之養。軀命所關不但為尺寸之膚而已。但養小之人無不失其大者。故口腹雖所當養而終不可以小害大。

賤言貴也。○公都子問曰。鈞是人也。或為大人。或為小人。何也。孟子曰。

從其大體為大人。從其小體為小人。鈞同也。從隨也。大體心也。小體耳目之類也。曰。鈞是人也。

或從其大體。或從其小體。何也。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

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

天之所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此為大人

而已矣。官之為言司也。耳司聽。目司視。各有其職而不能思。是以蔽於外物。既不能思而蔽於外物。則亦一物而已。又以外物交於此物。其引之而去。不難矣。心則能思而以思為職。凡事物之來。心得其職。則得其理。而物不能蔽。

失其職。則不得其理。而物來蔽之。此三者皆天之所以與我者。而心為大。若能以立之。則事無不思。而耳目之欲不能奪之矣。此所以為大人也。然此天之此。舊本多作此。而趙註亦以比方釋之。今本既多作此。而註亦作此。乃未詳孰是。但作字於義為



短故且從今本云。○范浚心箴曰：茫茫堪與俯仰，無垠人於其間，渺然有身，是身之微，太倉稊米，參為三才，曰：惟心耳。拉古來，今孰無此心，為形役，乃獸，乃禽，惟口耳目，手足動靜，投閒抵隙，為厥心病，一心之微，眾欲攻之，其與存者，嗚呼！幾希。君子存誠，克念克敬，天君泰然，百體從令。

○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

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樂音洛。○天爵者，德義可尊，自然之貴也。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

爵從之。修其天爵，以為吾分之所當然者耳。人爵從之，蓋不待求之而自至也。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

爵，而棄其天爵，則惑之甚者也。終亦必亡而已矣。要音邀。○要，求也。修天爵以要人爵，其心固已感矣。

得人爵而棄天爵，則其惑甚焉。終必并其所得之人爵而亡之也。○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於己

者，弗思耳。貴於己者，謂天爵也。人之所貴者，非良貴也。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

之。人之所貴，謂人以爵位加己而後貴也。良者，本然之善也。趙孟，晉卿也。能以爵祿與人而使之貴，則亦能奪之而使之賤矣。若良貴，則人安得而賤之哉。詩云：既醉以酒，既飽

以德，言飽乎仁義也，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令聞廣譽施

於身，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聞去聲。詩：大雅既醉之篇，飽充足也。願，欲也。膏，肥肉。粱，美穀。令，善也。聞亦譽也。文繡，衣之美者也。仁義充足，而聞譽彰著，皆所謂良貴也。

尹氏曰：言在我者重，則外物輕。○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今之為仁者，猶以

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不熄則謂之水不勝火此又與於不

仁之甚者也與猶助也仁之能勝不仁必然之理也但為之不力則無以勝不仁而人遂以為真不能勝是殺之所為有以深助於不仁者也亦終必亡而已矣

言此人之心亦且自息於為仁終必并與其所為而亡之趙氏曰言為仁不至而不反諸己也孟子曰五穀者種之美者也苟為不

熟不如萑稗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萑音輝稗音蒲賣反夫音扶萑稗單之似穀者其實亦可食然不能如五穀之美也但五穀不

熟則反不如萑稗之熟猶為仁而不熟則反不如為他道之有成是以為仁必貴乎熟而不可徒恃其種之美又不可以仁之難熟而甘為他道之有成也尹氏曰日新而不已則熟○孟子曰羿之教

人射必志於毅學者亦必志於毅毅古學反○羿善射者也志猶期也毅大匠誨

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大匠工師也規矩匠之法也此章言事必有法然後可成師舍是則無以教弟子舍是則無以學曲藝且然況聖人之道乎

告子章句下凡十 六章

任人有問屋廬子曰禮與食孰重曰禮重任平聲 任國名屋廬子名連孟子弟子也色與禮

孰重任人復問也曰禮重曰以禮食則飢而死不以禮食則得食必以

禮乎親迎則不得妻不親迎則得妻必親迎乎迎去聲屋廬子不能

差楚  
宜反

對明日之鄒以告孟子。孟子曰：於答是也，何有？於如字，何有不難也。不揣其本

而齊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揣，初委也。本謂下，末謂上方寸之木。至卑，喻食色。岑樓，樓之高銳似山者。至高，喻禮。若不取其下之平。

而升寸木於岑樓之上，則寸木反高，岑樓反卑也。金重於羽者，豈謂一鈞金與一輿羽之謂哉？鈞，帶鈞也。金本重而

鈞小，故輕。喻禮有輕於食色者。羽本輕而一輿多，故重。喻食色有重於禮者。取食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食

重，取色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色重。翅，與當同。古字通用。施智反。禮食親迎禮之輕者也。飢而死以滅其性。

不得妻而廢人倫，食色之重者也。奚翅，猶言何但言其相去懸絕，不但有輕重之差而已。往應之曰：紵兄之臂而奪之食，則得

食，不紵，則不得食，則將紵之乎？踰東家牆而樓其處子，則得妻

不樓，則不得妻，則將樓之乎？紵，音軫，樓音婁。紵，戾也。處子，處女也。此二者禮與食色皆其重者，而以此相較，則禮為尤重也。此章言義理事物其輕重固有大分

然於其中，又各自有輕重之別。理屬於此，錯綜斟酌，毫髮不差，固不可枉尺而直尋，亦未嘗膠柱而調瑟，所以斷之一視於理之當然而已矣。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為

堯舜，有諸？孟子曰：然。趙氏曰：曹交，曹君之弟也。人皆可以為堯舜，疑古語。或孟子所嘗言也。交聞文王十尺，湯九尺

今交九尺四寸以長，食粟而已，如何則可？曹交問也。食粟而已，言無他材能也。曰：奚有於

驚音木

分去聲

是亦為之而已矣有人於此力不能勝一匹雛則為無力人矣

今日舉百鈞則為有力人矣然則舉烏獲之任是亦為烏獲而

已矣夫人豈以不勝為患哉弗為耳勝平聲匹字本作鵠鴨也從省作匹禮記說匹為驚是也烏獲古之有力人也能舉移千鈞徐

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

能哉所不為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後去聲長上聲先去聲去音扶陳氏曰孝弟者人之良知良能自然之性也堯舜人倫之至

亦率是性而已豈能加毫末於是哉楊氏曰堯舜之道大矣而所以為之乃在夫行止疾徐之間非有甚高難行之事也百姓蓋日用而不知耳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

堯之行是堯而已矣子服桀之服誦桀之言行是桀而

已矣之行二行並去聲言為善為惡皆在我而已詳曹交之問淺陋麤率必其進見之時禮貌衣冠言動之間多不循理故孟子告之如此兩節云曰交得見於鄒君可

以假館願留而受業於門見音現假館而後受業又可見其求道之不篤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

知哉人病不求耳子歸而求之有餘師夫音扶言道不難知若歸而求之事親敬長之間則性分之內萬理皆備隨處發見無不可

師不必留此而受業也曹交事長之禮既不至求道之心又不篤故孟子教之以孝弟而不容其受業蓋孔子餘力學大之意亦不屑之教誨也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

告子

廣益書局校印

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弁音盤。高子，齊人也。小弁，小雅篇名。周幽王娶申后，生太子宜臼，又得褒姒，生伯服而黜

申后廢宜臼於是宜臼之傳為作此詩以叙其哀痛迫切之情也。

曰：固哉！高叟之為詩也。有人於此，越人鬪弓

而射之，則已談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其兄鬪弓而射之，則已

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固已

夫高叟之為詩也。闊與鬪同，射食亦反。夫音扶。固，謂執滯不通也。為猶治也。越蠻夷國名。道，語也。親親之心，仁之發也。曰：凱風，何以不怨

邶 蒲 昧反

凱風，邶風篇名。衛有七子之母不能安其室，七子作此以自責也。

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

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愈疏

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磯音幾。磯，水激石也。不可磯，言激之而遽怒也。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

十而慕。言舜猶怨慕小弁之怨不為不孝也。趙氏曰：生之膝下一體而分喘息，呼吸氣通於親，當親而疏，怨慕號天，是以小弁之怨未足為怨也。○宋慳將之楚。孟

子遇於石丘。杜口莖反。宋姓。石丘地名。曰：先生將何之？趙氏曰：學士年長者，故謂之先生。曰：吾聞秦楚構

兵，我將見楚王說而罷之。楚王不悅，我將見秦王說而罷之。二

斲刑 堅二 音說 音稅 強上 聲聒 古活 反舍 上聲

王我將有所遇焉

說音稅 時宋惶方欲見楚王恐其不悅則將見秦王也按莊子書有宋劍者禁攻殺兵救世之戰上說下教強聒不舍疏云齊宣王時人以事考之疑即此人也

曰軻也請無問其詳願聞其指說之將何如曰我將言其不利

也曰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之號則不可

徐氏曰能於戰國優懷之中而以罷兵息民為說其志可謂大矣然以利為名則不

可也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利以罷三軍之師是

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利也為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為人子

者懷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

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

樂音洛下同

先生以仁

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仁義而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

士樂罷而悅於仁義也為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

懷仁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仁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

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

王去聲

下五

卷六

告子

十

廣益書局校印

此章言休兵息民為事則一然其心有義利之殊而其效有興亡之異學者所當深察而明辨之也

○孟子居鄒季任為任處守以幣

交受之而不報處於平陸諸子為相以幣交受之而不報任平陸相去聲

下同趙氏曰季任君之弟任君朝會於隣國季任為之居守其國也諸子齊相也不報者來見則當報之但以幣交則不必報也

他日由鄒之任見季子由平

陸之齊不見儲子屋廬子喜曰連得閒矣屋廬子知孟子之處此必有義理故喜得其間隙而問之問曰

夫子之任見季子之齊不見儲子為其為相與為其之為去聲下同與平聲言儲子但為齊相不

若季子偏守君位故輕之邪

曰非也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于

享書周書洛誥之篇享奉上也儀禮也物幣也役用也言雖享而禮意不及其幣則是不享矣以其不用志享意為其不成享也孟子釋書意如此屋廬子悅

或問之屋廬子曰季子不得之鄒儲子得之平陸徐氏曰季子為君居守不得往他國以見孟子則以

幣交而禮意已備儲子為齊相可以至齊之境內而不來見則雖以幣交而禮意不及其物也

○淳于髡曰先名實者為人也後名實

者自為也夫子在二卿之中名實未加於上下而去之仁者固

如此乎先後為去聲名聲譽也實事功也言以名實為先而為之者是有志於救民者也以名實為後而不為者是欲獨善其身者也名實未加於上下言上未能正其君下未能濟其民也孟子曰

居下位不以賢事不肖者伯夷也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不

惡汙君不辭小官者柳下惠也三子者不同道其趨一也一者

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惡趨並去聲 仁者無私心而合天理之謂楊氏曰伊尹之就湯以三聘之勤也其就桀也湯

進之也湯豈有伐桀之意哉其進伊尹以事之也欲其悔過還善而已伊尹既就湯則以湯之心為心矣及其終也人歸之天命之不得已而伐之耳若湯初求伊尹即有伐桀之心而伊尹遂相之以伐桀是以取天下為心也以取天下為心豈聖人之心哉 曰

魯繆公之時公儀子為政子柳子思為臣魯之削也滋甚若是

乎賢者之無益於國也公儀子名休為魯相子柳泄柳也削地見侵奪也髡讓去子雖不去亦未必能有為也曰虞不用百里奚

而亡秦穆公用之而霸不用賢則亡削何可得與與平聲百里奚事見前篇曰昔

者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緜駒處於高唐而齊右善歌華周

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有諸內必形諸外為其事而無

其功者髡未嘗覩之也是故無賢者也有則髡必識之華去聲 王豹衛人善謳淇水

名髡駒齊人善歌高唐齊西邑華周杞梁二人皆齊臣戰死於莒其妻哭之長國俗化之皆善哭髡以此譏孟子仕齊無功未足為賢也曰孔子為魯司寇不用從而



祭燔肉不至不稅冕而行不知者以為為肉也其知者以為為

無禮也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不欲為苟去君子之所為眾人

固不識也

稅音脫為肉為無之為去聲。按史記孔子為魯司寇攝行相事齊人聞而懼於是女樂遺魯君季桓子與魯君往觀之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燔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

燔音

子卒受齊女樂郊又不致燔俎于大夫孔子遂行孟子言以為為肉者故不足道以為為無禮則亦未為深知孔子者蓋聖人於父母之國不欲顯其君相之失又不欲為無故而苟去故不以女樂去而以燔肉去其見幾明決而用意忠厚固非眾人所能識也然則孟子之所為宜尼之所能識哉。尹氏曰淳于髡未嘗知仁亦未嘗識賢也宜乎其言若是

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

趙氏曰五霸齊桓晉文秦穆宋襄楚莊也

三王夏商湯周文武也丁氏曰夏昆吾商大彭豳章周齊桓晉文謂五霸

天子適諸侯曰巡狩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

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入其疆土地辟田野治養

老尊賢俊傑在位則有慶慶以地入其疆土地荒蕪遺老失賢

培克在位則有讓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

則六師移之是故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五霸者樓諸

培音

同燔音

聲去 聲上 帥所 外反 下帥 所律 反

官本 與春 秋傳 饋皆 作饋

侯以伐諸侯者也。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

朝音潮。辟與闕同。治去聲。慶賞也。益其地以賞之也。括充聚。

欲也。謀責也。移之者。謀其人而變置之也。討者。出命以討其罪而後方伯連帥帥諸侯以伐之也。伐者。奉天子之命。聲其罪而伐之也。樓索也。五霸牽諸侯以伐。諸侯不用天子之命也。自入其疆。至則有讓。言巡狩之事。自一朝至六師移之。言述職之事。

五霸桓公為盛。葵丘之會。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敵血。初命曰。誅

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為妻。再命曰。尊賢育才。以彰有德。三命

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

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遏糴。無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

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今之諸侯皆犯此五禁。故曰。今之諸侯

五霸之罪人也。

敵所治反。糴音狄。好去聲。按春秋傳。僖公九年。葵丘之會。陳牲而不殺。饋書加於牲上。壹明天子之禁。樹立也。已五世子不得擅易。初命三事。所以修身正家之要也。賓賓客也。旅行旅也。皆

當有以待之。不可忽忘也。士世祿而不世官。恐其未必賢也。官事無攝。當廣求賢才以充之。不可以闕人廢事也。取士必得。必得其人也。無專殺大夫。有罪則請命於天子而後殺之也。無曲防。不得曲為隄防。壅泉激水以專小利。病隣國也。無遏糴。隣國凶荒。不得閉糴也。無有封而不告者。不得專封國邑。而不告天子也。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今之大

夫。皆逢君之惡。故曰。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

長上聲。君有過。不能諫。文順之者。畏君

之惡也。君之過未諱而先意導之者，逢君之惡也。林氏曰：邵子有言：治春秋者，不先治五霸之功罪，則事無統理而不得聖人之心。春秋之間，有功者未有大於五霸，有過者亦未有大於五霸。故五霸者，功之首，罪之魁也。孟子此章之義，其亦若此也。雖然，五霸得罪於三王，今之諸侯得罪於五霸，皆出於異世，故得以逃其罪。至於今之大夫，其得罪於今之諸侯，則同時矣。而諸侯非惟莫之罪也，乃反以為良臣而厚禮之，不以為罪，而反以為功，何其謬哉。○魯欲使

慎子為將軍。慎子，魯臣。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殃民者，不容於

堯舜之世。教民者，教之禮義，使知入事父。凡出事先上也。用之，使之戰也。一戰勝齊，遂有南陽。然且不可。是時魯蓋欲使慎子

伐齊取南陽也。故孟子一言就使慎子善戰有功如此，且猶不可。慎子勃然不悅曰：此則滑釐所不識也。滑音骨，滑釐慎子名。曰：

吾明告子。天子之地方千里，不千里，不足以待諸侯。諸侯之地

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待諸侯謂得其朝覲聘問之禮。宗廟典籍，祭祀會同之常制也。周公之封

於魯，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太公之封於齊也，亦

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儉於百里。二公有大勳勞於天下，而其封國不過百里儉止，而不過之意也。今魯方

百里者，五子以為有王者作，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魯地之大皆并吞小國而得之。

有王者作，則必在所損矣。徒取諸彼以與此，然且仁者不為，況於殺人以求之乎。徒空也言

不殺人而取之也

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而已

當道謂兼合於理志仁謂心在於仁

孟子曰今之事君者曰我能為君辟土地充府庫今之所謂

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富之是富桀

也為去聲辟與開同鄉與向同下皆同辟開聲也我能為君約與國戰必克今之所謂良臣古之

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為之強戰是輔桀也約要結也

與國和好相與之國也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言必爭奪而至

於危亡也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白圭名丹周人也欲更稅法二十分而取其一分林氏曰按史記白圭能薄飲食忍嗜欲與童僕同苦樂

樂觀時變人棄我取人取我興以此居積致富其為此論蓋欲以其術施之國家也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貉音類貉其方夷狄之國名也萬室之國

一人陶則可乎曰不可器不足用也孟子設喻以詰圭而圭亦知其不可也曰夫貉五穀不

生惟黍生之無城郭宮室宗廟祭祀之禮無諸侯幣帛饗飧無

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夫音扶北方地寒不生五穀黍草熟故生之養飧以飲食饋客之禮也今居中國去

人倫無君子如之何其可也無君臣祭祀交際之禮是夫倫無百官有司是無君子陶以寡且不可以為

國况無君子乎因其辭以折之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

之於堯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什一而稅堯舜之道也多則桀寡則貉今欲輕重之則是小貉小桀而已○白圭曰丹

之治水也愈於禹趙氏曰當時諸侯有水白圭為之築隄壅而注之他國孟子曰子過矣禹之治水水之

道也順水之性也是故禹以四海為壑今吾子以鄰國為壑壑受水處也水逆行

謂之洚水洚水者洪水也仁人之所惡也吾子過矣惡去聲水逆行者下流壅塞故水逆流

今乃壅水以害人則與洪水之災無異矣○孟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惡平聲亮信也與諂同惡乎執言凡事苟且無所執持也○魯欲

使樂正子為政孟子曰吾聞之喜而不寐喜其道之得行公孫丑曰樂正

子強乎曰否有知慮乎曰否多聞識乎曰否知去聲此三者皆當世之所尚而樂正子之所短故丑疑而問之

然則奚為喜而不寐也丑問曰其為人也好善好去聲好善足乎丑問曰

好善優於天下而况魯國乎優有餘裕也言雖治天下尚有餘力也夫苟好善則四海之內

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夫音扶下同。輕易也。言不以千里為難也。夫苟不好善則人將

曰訑訑予既已知之矣。訑訑之聲音顏色距人於千里之外。士

止於千里之外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與讒諂面諛之人居國

欲治可得乎。訑音移治去聲。訑自足其智不嗜善言之貌。君子小人迭為消長直諫多聞之士遠則

陳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則仕。孟子曰所就三所去三。其目在下迎之致

敬以有禮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禮貌未衰言弗行也則去之。

所謂見行可之仕若孔子於季桓子是也。受文樂而不朝則去之矣。其次雖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以有禮則就

之。禮貌衰則去之。所謂際可之仕若孔子於衛靈公是也。故與公遊於圃公仰視蜚鷹而後去之。其下朝不食夕不食飢

餓不能出門戶。君聞之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又不能從其言

也使飢餓於我土地吾恥之。周之亦可受也免死而已矣。所謂公養之仕也君

之於民固有周之之義况此又有悔過之言所以可受然未至於飢餓不能出門戶則猶不受也其曰免死而已則其所受亦有節矣。○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

背音  
佩  
坊本  
橫作  
衡

傳說舉於版築之間。膠鬲舉於魚鹽之中。管夷吾舉於士。孫叔

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說音忱。舜耕歷山三十登庸。說蔡傳巖武丁舉之。膠鬲擅亂當販魚鹽。文王舉之。管仲囚於士官。桓公舉以相國。孫叔敖隱處海濱。楚莊王舉之。

為令尹百里奚事見前篇。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

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

能。曾與增同。降大任。使之任大事也。若舜以下是也。空窮也。乏絕也。拂戾也。言使之所為不遂。多背戾也。動心忍性。謂竦動其心。堅忍其性也。然所謂性亦指氣稟食色而言耳。程子曰。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人恒過

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衡與橫同。○恒常也。

猶言大率也。橫不順也。作奮起也。徵驗也。喻曉也。此又言中人之性。常必有過。然後能改。蓋不能謹於平日。故必事勢窮感。以至困於心。橫於慮。然後能奮發而興起。不能觸於幾微。故必事理暴著。以至驗於人之色。發於人之聲。然後能警悟而通曉也。

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拂與弼同。○此言國亦然也。法家。法度之世臣也。拂士。輔弼之

賢士也。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亡於安樂也。樂音洛。以上文觀之。則知人之生全出於憂患。而死亡由於安樂矣。尹氏曰。言困窮拂亂能堅人之

志而熟人之仁。以安樂失之者多矣。○孟子曰。教亦多術矣。予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

誨之而已矣。多術言非一端。屑潔也不以其人為潔而拒絕之。所謂不屑之教誨也。其人若能感此。退自修省。則是亦我教誨之也。尹氏曰。言或抑或揚或與或不與。各因其材而為之。無非教也。終

孟子卷之七

朱熹集註

盡心章句上

凡四十六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

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眾理而應萬事者也性則心之所具之

量去

理而天又理之所從以出者也人有是心莫非全體然不窮理則有所蔽而無以盡乎此心之量故能極其心之全體而無不盡者必其能窮天理而無不知者也既知其理則其所從出亦不外是矣以大學之序言之知性則物格之謂盡心則知至之

也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

存謂操而不舍養謂順而不害事則奉承而不違也

夭壽不貳修身以

俟之所以立命也

夭壽命之短長也貳疑也不貳者知天之至修身以俟死則事天以終身也立命謂全其天之所付不以人為害之程子曰性也天也一理也自理而言謂之天自稟受而

造音超

言謂之性自存諸人而言謂之心張子曰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愚謂盡心知性而知天所以造其理也存心養性以事天所以履其事也不知其理固不能履其事然徒造其理而不履其事則亦無以有諸已矣知天而不以夭壽貳其心智之盡也事天而能修身以俟死仁之至也智有不盡固不知所以為仁然智而不仁則亦將流蕩不法而不足以為智矣

順受其正

人物之生吉凶禍福皆天所命然惟莫之致而至者乃為正命故君子修身以俟之所以順受乎此也

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牆

之下

命謂正命巖牆之將覆者知正命則不處危地以取覆壓之禍

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

盡其道則所值之吉凶皆莫之致而至者矣

桎梏

死者非正命也

桎梏所以拘罪人者言犯罪而死與立巖牆之下者同皆人所取非天所為也此章與上章蓋一時之言所以發其末句未盡之意

孟子曰求

與坊本作及

盡心

廣益書局校印



分去聲坊本之實向然字通下也坊本作矣既習矣本習矣既習矣

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

舍上聲在我者謂仁義禮智凡性之所有者

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

有這言不可妄求有命則不可必得在外

者謂富貴利達凡外物皆是趙氏曰言為仁由己富貴在天如不可求從吾所好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

此言理之本然也大則君臣父子小則事物細微其

當然之理無一不具於性分之內也

反身而誠樂莫大焉

樂音洛誠實也言反諸身而所備之理皆如惡惡其好好色之實然則其行之不待勉強而無不利矣其為樂孰大於是

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

強上聲強勉強也恕推己以及人也反身而誠則仁矣其有未誠則是猶有私意之隔而理未純也故當凡事勉強推己及人庶幾心公理得而仁不遠也

此章言萬物之理具於吾身體之而實則道在我而樂有餘行之以恕則私不容而仁可得

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

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眾也

著者知之明察者識之精言方行之而不能明其所當然既習矣而猶不識其所以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

者多也

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無恥之恥無恥矣

趙氏曰人能恥己之無所恥是能改行從善之人終身無復有

恥辱累矣

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

恥者吾所固有羞惡之心也存之則進於聖賢失之則入於禽獸故所繫為甚大

為機械變之巧

者無所用恥焉

為機械變詐之巧者所為之事皆人所深恥而彼方且自以為得計故無所用其愧恥之心也

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

但無恥一事不如人則事事不如人矣或曰不恥其不如人則何能有如人之事其義亦通或問人有恥不能之心如何程子曰恥其不能而為之可也恥其不能而掩藏之不可也

孟子曰古之賢

坊本亦通下有

見音現

王好善而忘勢古之賢士何獨不然樂其道而忘人之勢故王

公不致敬盡禮則不得亟見之見且猶不得亟而况得而臣之

乎好去聲樂音洛亟去吏反言君當屈以下賢去不枉道而求利二者勢若相反而實則相成蓋亦各盡其道而已○孟子謂宋句踐曰子好遊乎

吾語子遊句音鉤好語皆去聲宋姓句踐名遊遊說也人知之亦囂囂人不知亦囂囂趙氏曰囂囂自得無欲之貌

曰何如斯可以囂囂矣曰尊德樂義則可以囂囂矣樂音洛德謂所得之善尊之則有以自

重而不慕乎人爵之榮義謂所守之正樂離力智反言不以貧賤而移之則有以自安而不徇乎外物之誘矣故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不以富貴而淫此尊德樂義見

於行事之實也窮不失義故士得己焉達不離道故民不失望焉得己言不失己也民不失望言素

望其興道致治而今果如所望也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修身見於世窮則獨善

其身達則兼善天下見音現見謂名實之著顯也此又言士得己則民不失望之實此章言內重而外輕則無往而不善○孟子曰待文

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夫音扶興者感動奮發之意凡民庸常

之人也豪傑有過人之才智者也蓋降衷垂人所得惟上智之資無物欲之蔽為能無待於教而自能感發以有為也○孟子曰附之以韓魏之家如

盡心

廣益書局校印

其自視欲然則過人遠矣。欲音坎。附益也。韓魏晉卿富家也。欲然不自滿之意。尹氏曰。言有過人之識。則不以富貴為事。○孟子曰。以

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程子曰。以佚道使民。謂本欲佚之也。播穀乘屋之類。

是也。以生道殺民。謂本欲生之也。除害去惡之類是也。益不得己而為其所當為。則雖啼天泣地。而民不怨。其不然者反是。○孟子曰。霸者之民。驩虞如也。王

者之民。皞皞如也。皞胡老反。驩虞與歡娛同。皞皞廣大自得之貌。程子曰。驩虞有所違焉。而然豈能久也。耕田鑿井。帝力何有於我。如天之自然。乃王者之政。楊氏曰。所以致人驩虞。必有違道平糶

之事。若王者則如天亦不令人喜亦不令人怒。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曰遷善而不知為之者。此所謂暉暉如也。庸功也。豈氏曰。因民之所惡而去之。非有心於殺之也。何怨之有。因民之所利而利之。非有心於利之也。何庸之有。輔其性之自然。使自得之。故民曰遷善而不知誰之所為也。夫君子所過者

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夫音扶。君子聖人之通稱也。所過者化身所經歷之處。即人

無不化如舜之耕歷山。而田者逸畔。陶河濱而器不苦窳也。所存者神。心所存主處。使神妙不測。如孔子之立斯立。道斯行。經

斯來動斯和。莫知其所以然而然也。是其德業之盛。乃與天地之化同運並行。舉一世而甄陶之。非如霸者但小補塞其罅

漏而已。此則王道之所以為大而學者所當盡心也。○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程子曰。仁言謂

於民仁聲謂仁聞。謂有仁之實而為眾所稱道者也。此尤見仁德之昭著。故其感人尤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政為法度禁令。所以制其

格其心也。善政得民心。得民財者百姓足而君無不足。

去上

聲啼

符勿

反

苦讀

如監

音古

窳音

庚

甄居

延反

壽生

訝反  
聞去  
聲

豕音  
始

處音  
杵

狗本  
誤坊

也得民心者不遺其親不後其君也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

者其良知也

良者本然之善也程子曰良知良能皆無所由乃出於天不係於人

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

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

長上聲下同孩提二三歲之間知孩笑可提抱者也愛親敬長所謂良知良能者也

親親仁也敬長義

也無他達之天下也

言親親敬長雖一人之私然達之天下無不同者所以為仁義也

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

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及其

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

行去聲居深山謂耕歷山時也蓋聖人之心至虛

至明渾然之中萬理畢具一有感觸則其應甚速而無所不通非孟子造道之深不能形容至此也

孟子曰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

欲如此而已矣

李氏曰有所不為不欲人皆有是心也至於私意一萌而不能以禮義制之則為所不為欲者不欲者多矣能反是心則所謂擴充其羞惡之心者而義不可勝用矣故曰如此而已矣

孟子曰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恆存乎疾疾

知去聲疾丑刀為德慧者德之慧術知者術之知疾疾猶災患也言人必有疾疾則

能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也

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

孤臣遠臣孽子孽子

有疾疾者也達謂達於事理即所謂德慧術知也

孟子曰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則為容悅者也

阿狗以為

容逢迎以為悅此鄙夫之事妾婦之道也

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為悅者也

言大臣之計安社稷如小人之務悅其君者皆於此而不忘也

有天命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

民者無位之稱其金盃天理乃天之民故謂之天民必其導可行於天下然後行之不

然則寧沒世不見知而不悔不肯小用其道以徇於人也張氏曰必功覆斯民然後出如伊呂之徒

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

大人德威而上下化之所謂見龍在田天

下文明者此章言人品不同略有四等容悅佞臣不足言安社稷則忠矣然猶一國之士也天民則非一國之士矣然猶有意也無意無必惟其所在而物無不化惟聖者能之

孟子曰君子有三

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

樂音洛孟並皆去聲下並同

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

此人所深

願而不可必得者今既得之其樂可知

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二樂也

程子曰人能克己則仰不愧俯不怍心廣體胖其樂可知有息則餒矣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

盡得一世明睿之才而以其所樂乎己者教而養之則斯道之傳得之者眾而天下後世將無不被其澤矣聖人之心所願欲者

莫大於此今既得之其樂為何如哉

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

林氏曰此三樂者一係於天一係於人其可以自致者惟不愧不怍而已學者

可不勉哉

孟子曰廣土眾民君子欲之所樂不存焉

樂音洛下同地闢民聚澤可遠施故君子欲之然未足以為樂也

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

其道大行無一天不被其澤故君子樂之然其所得於天

者則不在是也

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

分去聲分者所得

覆去聲

昨音慚

也將坊

本或作亦

閒坊  
本作  
謂

坊本  
矧字  
由利  
天下  
為之  
句一  
賢者  
坊本  
作賢  
入

之徒也

孽孽勤勉之意言雖未至於聖人亦是聖人之徒也

雞鳴而起孽孽為利者蹠之徒也

蹠也欲知

舜與蹠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

程子曰言間者謂相去不遠所爭毫末耳善與利公私而已矣纔出於善便以利言也楊氏曰舜蹠之相去

遠矣而其分乃在利善之間而已是豈可以不謹然講之不熟見之不明未有不以利為義者又學者所當深察也或問雞鳴而起若未接物如何為善程子曰只主於敬便是為善

孟子曰楊子

取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

為我之為去聲楊子名朱取者僅足之意取為我者僅足於為我而已不及為人也列子稱其言曰伯成子高不

以一毫利物是也

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

放上聲墨子名翟兼愛無所不愛也摩頂摩其頂也放至也

子莫

執中執中為近之執中無權猶執一也

子莫魯之賢人也知楊墨之失中也故度於二者之間而執其中近道也權稱錘也所

以稱物之輕重而取中也執中而無權則膠於一定之中而不知變是亦執一而已矣程子曰中字最難識須是默識心通且試言一廳則中央為中一家則廳非中而堂為中一國則堂非中而國之中為中推此類可見矣又曰中不可執也識得則事

事物物皆有自然之中不待安排安排者則不中矣所惡執一者為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

惡為害去聲賊害也為我害

仁兼愛善義執中者害於時中皆舉一而廢百者也此章言道之所貴者中中之所貴者權楊氏曰禹稷三過其門而不入尚不當其可則與墨子無異顏子在陋巷不改其樂尚不當其可則與楊氏無異子莫執為我兼愛之中而無權鄉鄰有闕而

不知閉戶同室有闕而不知救之是亦猶執一耳故孟子以為賊

○孟子曰飢者甘食渴者甘飲

是未得飲食之正也飢渴害之也豈惟口腹有飢渴之害人心

下孟

卷七

盡心

五

廣益書局校印

亦皆有害

口腹為飢渴所害故於飲食不暇擇而失其正味人心為貧賤所害故於富貴不暇擇而失其正理

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為心

害則不及人不為憂矣

人能不以貧賤之故而動其心則過人遠矣

○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

公易其介

介為分辨之意柳下惠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不怨阮窮不憫直道事人至於三黜是其介也○此章言柳下惠和而不流與孔子論夷齊不念舊惡意正相類皆賢微顯闡幽之意也

○孟

子曰有為者辟若掘井掘井九仞而不及泉猶為棄井也

辟讀作譬音切音乃與

仞同○八尺曰仞言鑿井雖深然未及泉而止猶為自棄其井也 呂侍講曰仁不如堯孝不如舜學不如孔子終未入於聖人之域終未至於大道未免為半途而廢自棄前功也

○孟子曰堯舜

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

堯舜天性渾然不假修習湯武修身體道以復其性五霸則假借仁義之名以求濟其貪欲之私耳

久

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

惡平聲 歸還也 實有也言竊其名以終身而不自知其非真存或曰蓋歎世人莫覺其偽者亦遍蓋說久假不歸即為真有則誤矣○尹

氏曰性之者與道一也身之者履之也及其成功則一也五霸則假之而已是以功烈如彼其卑也

○公孫丑曰伊尹曰予不狎于不順

放太甲于桐民大悅太甲賢又反之民大悅

予不狎于不順商書太甲篇文狎習見也不順言太甲所為不順義理也

餘見賢者之為人臣也其君不賢則固可放與

聲孟子曰有伊尹

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

伊尹之志公天下以為心而無一毫之私者也

○公孫丑曰詩曰

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孟子曰：君子居是國也，其君

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不素餐兮，孰大

於是。餐，七丹反。詩魏風伐檀之篇，亦空也。無功而食祿，謂之素餐。此與告陳相彭更之意同。○王子墊問曰：士何事？墊，丁念反。墊，齊王之子也。上則公卿大夫，下則農工商賈，皆有所事。而空居其間，獨無所事，故王子問之也。孟子曰：尚志。尚，高也。志者，心之所之也。士既未得行公卿大夫之道，又不當為農工商賈之業，則高尚其志而已。曰：何

謂尚志？曰：仁義而已矣。殺一無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惡，平聲。

非仁非義之事，雖小不為，而所居所由無不在於仁義。此士所以尚其志也。大人謂公卿大夫，言士雖未得大人之位，而其志如此，則大人之事體用已全。若小人之事，則固非所當為也。○孟子曰：仲子

不義與之，齊國而弗受，人皆信之，是舍簞食豆羹之義也。人莫

大焉。亡親戚君臣上下，以其小者信其大者，奚可哉？舍音捨，食音嗣。仲子，陳仲子也。言仲子

設若非義而與之，齊國必不肯受。齊人皆信其賢，然此但小廉耳。其辟兄離母，不食君祿，無人道之大倫，罪莫大焉。豈可以小廉信其大節，而遂以為賢哉？○桃應問曰：舜為天子，

臯陶為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桃應，孟子弟子也。其意以為舜雖愛父，而不可以私害公。臯陶雖執法，而不可以刑天子之父。故設此問以觀聖賢用心之所

盡心

六廣益書局校印



處音  
杵

奉養  
之養  
去聲

極非以為真  
有此事也  
孟子曰。執之而已矣。言臯陶之心。知有法而不知有天子之父也。然則舜不禁與。與平聲。桃應問也。曰。

夫舜惡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夫音扶。惡平聲。言臯陶之法。有所傳受。非所敢私。雖天子之命。亦不得而廢之也。然則舜

如之何。桃應問也。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跣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

終身訖然樂而忘天下。跣音徙。訖與欣同。樂音洛。跣草履也。遵循也。言舜之心。知有父母而已。不知有天下也。孟子嘗言舜視天下猶草芥。而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與此意互相發。○此章言為士者。但知有法。而不知天子父之為尊。為子者。但知有父。而不知天下之為大。蓋其所以為

心者。莫非天理之極。人倫之至。學者察此。而有得焉。則不待較計論量。而天下無難處之事矣。○孟子自范之

齊。望見齊王之子。喟然歎曰。居移氣。養移體。大哉居乎。夫非盡

人之子與。夫音扶。與平聲。范齊邑。謂所處之位。養奉養也。言人之居處所繫。甚大。王子亦人子耳。特以所居不同。故所養不同。而其氣體有異也。孟子曰。張邠曾云。美文也。王

子宮室車馬衣服多與人同。而王子若彼者。其居使之然也。况

居天下之廣居者乎。廣居見前篇。尹氏曰。晬然。况於面。蓋於背。居天下之廣居者。然也。魯君之宋。呼於埳澤之門。

守者曰。此非吾君也。何其聲之似我君也。此無他。居相似也。呼去聲。

埳澤。宋城門名也。孟子曰。食而弗愛。豕交之也。愛而不敬。獸畜之也。子又引此事為證。

見音現

食音嗣。許六。交。接也。畜養也。獸為犬馬之屬。

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

將猶奉也。詩曰。承筐是將。程子曰。恭敬。雖因威儀。幣帛而後發。然幣之未將時。已有此恭敬之心。非因

幣帛而後有也。

恭敬而無實。君子不以虛拘。

此言當時諸侯之待賢者。特以幣帛為恭敬。而無其實也。拘。留也。

○孟子曰。形

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

人之有形。有無不各有自然之理。所謂天性也。踐如踐言之踐。蓋衆人有是形。而不能盡其理。故無以踐其

形。惟聖人有是形。而又能盡其理。然後可以踐其形。而無歉也。○程子曰。此言聖人盡得人道。而能充其形也。蓋人得天地之正氣而生。與萬物不同。既為人。須盡得入理。然後稱其名。衆人有之。而不知賢人踐之。而未盡。能充其形。惟聖人也。○楊氏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物者。形色也。則者。性也。各盡其則。則可以踐形矣。

○齊宣王欲短喪。公孫丑曰。為碁之喪。猶愈於已乎。

孟子曰。是猶或紆其兄之臂。子謂之姑徐徐云爾。亦教

之孝弟而已矣。

王子有其母死者。其傅為之請數月之喪。公孫丑曰。若此

者何如也。

是欲終之而不可得也。雖加一日。愈於已。謂夫莫之禁

而弗為者也。

夫音扶。言王子欲終喪而不可得。其傅為請。雖止得加一日。猶勝不加。我前所譏。乃謂夫莫之禁而不自不為者耳。此章言三年道喪。天經地義。不容私意有所短長。示之至情。則不肖者有以企而

厭音押 為去聲 綽音筮

下孟

卷七

盡心

廣益書局校印

去聲

緣去

聲坊

本作

植按

正韻

植植

同已

坊本

作也

見音

現易

去聲

離去

及之  
○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下文五者蓋因人而寓下。或相去遠近先後之不同。有如時雨化之

者。時雨及時之雨也。草木之生播種封殖人力已至而未自化。所以者雨露之滋耳。及此時而雨之則其化速矣。教人之妙亦猶是也。若孔子之於顏曾是已。有成德者有達財者

財與材同。此各因其所長而教之者也。成德。如孔子之於冉閔達財。如孔子之於由賜。就所問而答之。若孔子之於樊遲萬章也。有私淑父者。艾音入。私竊也。淑善也。

有答問者。艾治也。人或不能及門受業。但聞君子之道於人而竊以善治其身。是亦君子教誨之所及。若孔孟之於陳亢爽之是也。孟子亦曰。子未得為孔子徒也。子私淑諸人也。此五者君子之所以

教也。聖賢施教各因其材。小以成小。大以成大。無棄人也。○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

不可及也。何不使彼為可幾及而日孳孳也。幾音機。孟子曰。大匠不

為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為拙射。變其設率。為去聲。設古候反。率音律。設率。彎弓之限也。言教者皆有不可易之法。不容

自能以拘學。者之不能也。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引。引弓也。發。發矢也。躍如。如踴躍而出也。因上文設

率而言。君子教人。但授以學之之法。而不告以得之之妙。如射者之引弓而不發矢。然其所不告者。已如踴躍而見。如前矣。中者無過不及之謂中道。而立言其非難非易。能者從之。言學者當自勉也。此章言道有定體。教有成法。卑不可抗。高不可恥。

語不能顯。默不能藏。○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殉。如殉葬之殉。以死

隨物之名也。身出則道在必行。道屈則身在必避。以死相從而不得也。未聞以道殉乎人者也。以道從人。妄歸之道。○公都子曰。滕

惡去聲

分去聲 雌音

更之在門也若在所禮而不答何也更平聲趙氏曰滕更勝君之弟來學者也孟子曰挾貴

而問挾賢而問挾長而問挾有勳勞而問挾故而問皆所不答

也滕更有二焉長上聲趙氏曰謂挾貴挾賢也尹氏曰有所挾則受道之心不專所以不答也此言君子雖誨人不倦又惡夫意之不誠者孟子曰於

不可已而已者無所不已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也已止也不可止謂所不得不為者也所厚

所當厚者也此言不及者之弊其進銳者其退速進銳者用心太過其氣易衰故退速三者之弊理勢必然雖過不及之不同然卒同歸於廢弛孟子曰

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民也仁之而弗親親親而仁民

仁民而愛物物謂禽獸草木愛謂取之有時用之有節程子曰仁推己及人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於民則可於物則不可統而言之則皆仁分而言之則有序楊氏曰其分不同故所施不能無差等所謂理一而

分殊者也尹氏曰何以有是差等一本故也無偽也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為急仁者無不

愛也急親賢之為務堯舜之知而不偏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

不偏愛人急親賢也知者之知並去聲知者固無不知然常以所當務者為急則事無不洽而其為知也大矣仁者固無不愛然常急於親賢則恩無不洽而其為仁也薄矣不

能三年之喪而總小功之察放飯流歎而問無齒決是之謂不

**知務** 飯杖晚及敬昌悅及三年之喪服之重者也。總麻三月小功五月服之輕者也。察致詳也。飯大飯流。齋長。齋不敬之大者也。齒決齋斷乾肉不敬之小者也。問講求之意。此章言君子之於道識其全體則心不狹知所先後則

事有序。豐氏曰。智不急於先務。雖拙知人之所知。拙能人之所能。徒弊精神而無益於天下之治矣。仁不急於親賢。雖有仁民愛物之心。小人在位。無由下達。聰明日蔽於上。而惡政日加於下。此孟子所謂不知務也。

盡心章句下 凡三十八章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

王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而戰之。大敗將復之。恐不能勝。故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是之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

○孟子曰：其民使之戰鬪。糜爛其血肉也。復之復戰也。子弟謂太子申也。以土地之故及其民之故及其子弟。皆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此承前篇之末三章之意。言仁人之恩自內及外。不仁之禍由疏遠親。

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

○孟子曰：召陵之師。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

○孟子曰：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

程子曰：載事之辭。容有重稱。而過其實者。學者當識其義而已。苟執其辭。則時或有害於義。不如無書之愈也。

吾於武成

春音

衡楯

淳上

聲漂

音親

行音

杭

兩如

字

乾音  
千糶

取二三策而已矣

武成周書篇名。武王伐紂歸而記事之書也。篋竹簡也。取其二三策之言。其餘不可盡信也。程子曰。取其奉天伐暴之意。反政施仁之法而已。

仁人無

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

杵。春杵也。或作鹵。楯也。武成言武王伐紂。紂之前徒

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孟子言此。則其不可信者。然書本意。乃謂商人自相殺。非謂武王殺之也。孟子之設。是言懼後世之感。且長不仁之心耳。

○孟子曰。有人曰。我善

為陳。我善為戰。大罪也。

陳去聲。制行伍。曰陳。交兵曰戰。

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焉。

南好去

面而征。北狄怨。東面而征。西夷怨。曰。奚為後我。

此引湯之事。以明之。解見前篇。

武王之

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

兩去聲。賁音奔。又以武王之事。明之。也。兩。車數。一車兩輪也。千。書序作百。

王曰。無

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

書泰誓文。與此小異。孟子之意。當云。王謂商人曰。無畏我也。我求伐紂。本為安寧汝。非敵商之

百姓也。於是商人稽首至地如角之崩也。

征之為言正也。各欲正己也。焉用戰。

焉。於虔反。民為暴君所虐。皆欲仁者來正己之國也。

○孟子曰。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

尹氏曰。規矩。法度可告者也。巧。則在其人。雖大匠亦不知之。何

也已。蓋下學可以言傳。上達必由心悟。莊周所論。斲輪之意。蓋如此。

○孟子曰。舜之飯糗茹草也。若將終身焉。及

其為天下也。被袵衣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

飯。上聲。糗。去久反。茹。音汝。袵。袷之。思反。果。說文作媧。烏果反。飯。食也。糗。乾

音備

糈也茹亦食也衿畫衣也二女堯二女也果女侍也言聖人之心不以貧賤而有慕於外不以富貴而有動於中隨遇而安無預於己所性分定故也

○孟子曰吾今而後知

殺人親之重也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

然則非自殺之也一間耳

間去聲言吾今而後知者必有所為而感發也一間者我往彼來間一人耳其實與自害其親無異也范氏曰知此則愛敬人之親人亦愛敬其

親矣

○孟子曰古之為關也將以禦暴譏察非常今之為關也將以為暴

征稅出入范氏曰古之耕者什一後世或收大半之稅此以賦斂為暴也文王之國與民同之齊宣王之國為併國中此以圍園為暴也後世為暴不止於關若使孟子用於諸侯必行文王之政凡此之類皆不終日而改也

○孟

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使人不以道不能行於妻子

身不行道者以行言

之不行者道不行也使人不以道者以事言之不能行者令不行也

○孟子曰周于利者凶年不能殺周于德者

邪世不能亂

周足也言積之厚則用有餘

○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

其人簞食豆羹見於色

好乘食者去聲見音現好名之人矯情干譽是以能讓千乘之國然若非能輕富貴之人則於得失之小者反不覺其真情之發見矣蓋觀人不於其所

勉而於其所忽然後可以見其所參實也

○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

空虛言若無人然無禮義則天下

禮義所以辨亂上下定民志

無政事則財用不足

生之無道取之無度用之無節故也尹氏曰三者以仁賢為本無仁賢則禮義政事處之皆不以其道矣

○孟

去聲 以行 之行 去聲

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言不仁之人其私智可以盜

千乘之國而不可以得丘民之心。邠氏曰。自秦以來。不仁而得天下者有矣。然皆一再傳而失之。猶不得也。所謂得天下者。必如三代而後可。 ○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

之。君為輕。社土神。稷穀神。建國則立壇壝以祀之。蓋國以民為本。社稷亦為民而立。而君之尊。又係於二者之存亡。故其輕重如此。 是故得乎丘民而為

天子。得乎天子為諸侯。得乎諸侯為大夫。丘民。田野之民。至微賤也。然得其心。則天下歸之。天子至尊貴也。而得其心者。不過

為諸侯耳。是民為重也。 諸侯危社稷則變置。諸侯無道。將使社稷為人所滅。則當更立賢君。是君輕於社稷也。 犧牲既成。粢盛既

潔。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盛音成。祭祀不失禮。而土穀之神。不能為民禦災捍患。則毀其壇壝而更置之。亦

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之意。是社稷雖重於君。而輕於民也。 ○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

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

鄙夫寬。奮乎百世之上。句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非聖人

而能若是乎。而況於親炙之者乎。興起。感動奮發也。親炙。親近而重受之也。餘見前篇。 ○孟子曰。仁也

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仁者。人之所以為人之理也。然仁。理也。人。物也。以仁之理。合於人之身而言之。乃所謂道者也。程子曰。中庸所謂率性之謂道是也。或曰。外國本。人也之下。

坊本  
程上

下孟

卷七

盡心

廣益書局校印



無圈  
或上  
有圈

當坊  
本作

隕坊  
本作  
頌

有義也者宜也禮也者履也智也者知也信也者實也  
凡二十字今按如此則理極分明然未詳其是否也

○孟子曰孔子之去魯曰遲遲吾

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去齊接浙而行去他國之道也重○孟

子曰君子之厄於陳蔡之間無上下之交也君子也厄與厄同  
君臣皆惡無所與交也○貉

稽曰稽大不理於口貉音陌趙氏曰貉姓舊名為眾口所  
訕理賴也今按漢書無僅方言亦訓賴孟子曰無傷也士憎

茲多口趙氏曰為士者益多為眾口所訕按此  
則憎當從土今本皆從心蓋傳寫之誤詩云憂心悄悄愠于羣小孔子也

肆不殄厥愠亦不隕厥問文王也詩抑風柏舟及大雅絲之篇也悄悄憂貌愠怒也本言衛  
之仁人見怒於羣小孟子以為孔子之事可以當之肆發

語辭隕墜也問聲問也本文文王事昆夷雖不能殄絕其愠怒亦不自墜其聲問之  
美孟子以為文王之事可以當之尹氏曰言人顧自處如何盡其在我者而已○孟子曰賢者以其

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昭昭明明也昏昏闇也尹氏曰大學之道在自  
明明德而施於天下國家其有不順者寡矣

○孟子謂高子曰山徑之蹊間句介然用之而成路句為間不用

則茅塞之矣今茅塞子之心矣介音界徑山路也蹊人行處也介然倏然之頃也用由也路  
大路也為間少頃也茅塞茅草生而塞之也言理義之心不可

少有關  
斷也○高子曰禹之聲尚文王之聲尚加尚也豐氏曰言禹  
之樂過於文王之樂孟子曰何以言

組泥  
久反  
塗與  
遂通

之曰以追音追音堆音禮者鐘紐如蟲齧而欲絕蓋用之者多而文王之鐘不然是以知禹之樂過於文王之樂也

奚足哉城門之軌兩馬之力與與平聲豐氏曰美足言此何足以知之也軌車轍迹也兩馬一車所駕也城中之涂容九軌車可散行故其轍迹淺城門惟

容一車車皆由之故其轍迹深蓋日久車多所致非一車兩馬之力能使之然也言禹在文王前千餘年故鐘久而組絕文王之鐘則未久而組全不可以此而議優劣也○此章文義本不可曉蓋說相承如此而豐氏差明白故今存之亦未知

其是  
否也○齊饑陳臻曰國人皆以夫子將復為發常殆不可復復扶又反先時齊國嘗

饑孟子勸王發棠邑之倉以賑貧窮至此又饑陳臻問言齊人望孟子復勸王發棠而又自言恐其不可也○孟子曰是為馮婦也晉人有馮

婦者善搏虎卒為善士則之野有眾逐虎虎負嵎莫之敢撻望

見馮婦趨而迎之馮婦攘臂下車眾皆悅之其為士者笑之手執曰搏

卒為善士後能改行為善也適也負依也山曲曰嵎摟觸也笑之笑其不知止也疑此時齊王已不能用孟子而孟子亦將去矣故其言如此○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

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

命焉君子不謂性也程子曰五者之欲性也然有分不能皆如其願則是命也不可謂我性之所有而未必得之也愚按不能皆如其願不止為貧賤蓋雖富貴之極亦有節限制則是亦

也有命也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

下孟 卷七 盡心 十一 廣益書局校印

粉反 一作 况

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

程子曰：仁義禮智，天道在人，則賦於

命者，所稟有厚薄清濁，然而性善可學而盡，故不謂之命也。張子曰：晏嬰智矣，而不知仲尼是非命耶？愚按：所稟者厚而清，則其仁之於父子也，至義之於君臣也，盡禮之於賓主也，恭智之於賢否也，哲聖人之於天道也，無不脗合，而純亦不已焉。薄而濁，則反是。是皆所謂命也。或曰：者當作否。人衍字。更詳之。愚聞之師曰：此二條者，皆性之所有，而命於天者也。然世之人，以前五者為性，雖有不得，而必欲求之，以後五者為命，一有不至，則不復致力。故孟子各就其重處言之，以伸此而抑彼也。張子所謂養則付命於天道，則責成於己，其言約而盡矣。○浩生不害問曰：樂正子何人也？孟子曰：善人也。信

人也。趙氏曰：浩生姓，不害名齊人也。何謂善？何謂信？曰：可欲之謂善，天下之理，其善者必可欲，其惡者必可惡，其為人也，可欲而不

可惡，則可謂善矣。有諸己之謂信。凡所謂善，皆實有之，如惡惡，莫如好好色，是則可謂信。充實之謂美，

力行其善，至於充滿而精實，則美在其中，而無待於外矣。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美在其中，而暢於

而化之之謂聖。大而能化，使其大者泯然無復可見之迹，則不思不勉，從容中道，而非人力之所能為矣。張子曰：大可為也，化不可為也，在熟之而已矣。聖而不可

知之之謂神。程子曰：聖不可知，謂聖之至妙，人所不能測，非聖人之上，又有一等神人也。樂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也。蓋在

之間，觀其從於子，則其有諸己者，或未實也。張子曰：顏淵、樂正子，皆知好仁矣。樂正子志仁無惡，而不致於學，所以但為善人，信人而已。顏子好學不倦，合仁與智，具體聖人，獨求至聖人之止耳。程子曰：士之所難者，在有諸己而已。能有諸己，則居

之安，資之深，而美且大，可以馴致矣。徒知可欲之善，而若存若亡而已，則能不受變於俗者鮮矣。尹氏曰：自可欲之善，至於聖而不可知之神，上下一理，擴充之至於神，則不可得而名矣。○孟子曰：逃墨

胃音 絹 拒京 本作 距 并去 聲

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歸斯受之而已矣。墨氏務外而不情。楊氏太簡而近實。故其反正之漸大略如此。歸斯受之。

春憫其陷溺之久。而取其悔悟之新也。今之與楊墨辯者。如追放豚。既入其苙。又從而招之。

放豚。放逸之豕豚也。苙。闌也。招。胃也。罵其足也。言彼既來歸。而又追咎其既往之失也。此章見聖賢之於異端。拒之甚嚴。而於其來歸待之甚恕。拒之嚴。故人知彼說之為邪。待之恕。故人知此道之可反。仁之至。義之盡也。○孟子

曰。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緩其二。用其

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離。征賦之法。歲有常數。然布縷取之於夏。粟米取之於秋。力役取之於冬。當各以其時。若并取之。則民力有所不堪矣。今兩稅三

限之法。亦此意也。尹氏曰。言民為邦本。取之無度。則其國危矣。○孟子曰。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寶珠

王者。殃必及身。尹氏曰。言實得其寶者。安實失其實者。危。○益成括仕於齊。孟子曰。死矣。益成

括。益成括見殺。門人問曰。夫子何以知其將見殺。曰。其為人

也。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也。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益成。姓括名也。恃才妄作。所以取禍。徐氏

曰。君子道其常而已。括有死之道焉。設使幸而獲免。孟子之言猶信也。○孟子之滕。館於上宮。有業屨於牖上。館人

求之弗得。館。舍也。上宮。別宮名。業。履織之有業。屨。未成者。蓋館人所作置之牖上而失之也。或問之曰。若是乎從者之度也。

度與  
度同  
音搜

踰坊  
本作  
審

坊本  
達上  
無以  
字

曰子以是為竊屨來與曰殆非也夫子之設科也往者不追來

者不拒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從為去聲與平聲夫子如字蓋讀為扶余者非或問之者問於孟子也度匿也言子之從者乃匿人之

物如此子孟子答之而或人自悟其失因言此從者固不為竊屨而來但夫子設置科條以侍學者苟以向道之心而來則受之耳雖夫子亦不能保其往也門人取其言有合於聖賢之指故記也

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為達之於其所

為義也惻隱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故莫不有所不忍不為此仁義之端也然以氣質之偏物欲之蔽則於他事或有不能者但推所能達之於所不能則無非仁義矣人能充無欲害

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

也勝平聲充滿也穿窬穴窬踰牆皆為盜之事也能推其所不忍以達於所忍則能滿其無欲害人之心而無不仁矣能推其所不為以達於所為則能滿其無穿窬之心而無不義矣人能充無受

爾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為義也此申說上文充無穿窬之心之意也蓋爾汝人所輕賤之稱人雖或有所貪昧隱忍而甘受之者然其中心必有慚忿而不肯

受之之實人能即此而推之使其充滿無所虧缺則無道而非義矣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誥之也可以言而

不言是以不言誥之也是皆穿窬之類也誥音泰誥採取之也今人以舌取物曰誥即此意也便佞隱默皆有意採取於人

是亦穿窬之類然其事隱微人所易忽故特舉以見例明必推無穿窬之心之達於此而悉去之然後為能充其無穿窬之心也

○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善

言也。守約而施博者，善道也。君子之言也，不下帶而道存焉。施去聲。

古人視不下於帶，則帶之上乃目前常見至近之處也。舉目前之近事，而至理存焉，所以為言近而指遠也。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此所謂守約而施博也。

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所求於人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輕。舍音捨。

此言不守約而務博施之病。○孟子曰：堯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也。性者得全於天，無所污壞，不假修為。聖之至也。反之者，修為以復其性而

至於聖人也。程子曰：性之反之，古未有此語，蓋自孟子發之。呂氏曰：無意而安行，性者也。有意利行，而至於無意，復性者也。堯舜不失其性，湯武善反其性，及其成功，則一也。動容周旋中禮者，

盛德之至也。哭死而哀，非為生者也。經德不回，非以干祿也。言

語必信，非以正行也。中為行並去聲。○細微曲折，無不中禮，乃其盛德之至，自然而中，而非有意於中也。經常也。回，曲也。三者亦皆自然，而非有意而為之也。皆聖人之事，性之德也。

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法者，天理之當然者也。君子行之而吉凶禍福有所不計，蓋雖未至於自然而已，非有所為而為矣。此反之之事。董子所謂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

道不計其功，正此意也。○程子曰：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行法以俟命者，朝聞道夕死可矣。之意也。呂氏曰：法由此立，命由此出，聖人也。行法以俟命，君子也。聖人性之，君子所以復其性也。○孟子曰：說

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說音藐，貌音眇。趙氏曰：大人當時尊貴者也，藐輕之也。巍，巍富貴高顯之貌，貌焉而不畏之，則志意舒展，言語得盛也。堂

高數仞，榱題數尺，我得志弗為也。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

志弗為也。般樂飲酒，驅騁田獵，後車千乘，我得志弗為也。在彼

者，皆我所不為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  
稷楚危反，般音盤，樂音洛，乘去聲，稷稱。

也。題頭也。食前方丈，饌食列於前者，方一丈也。此皆其所謂巍巍然者。我雖得志，有所不為，而所守者皆古聖賢之法，則彼之巍巍然者，何足道哉？楊氏曰：孟子此章，以己之長，方人之短，猶有此等氣象。在孔子則無此矣。 ○孟子

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為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為

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  
欲如口鼻耳目四肢之欲。雖人之所不能無，然多而不節，未有不失其本心者。學者所當深戒也。程子曰：所欲不必沈溺，只有所向便是欲。

○曾皙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羊棗。  
羊棗實小，黑而圓，又謂之羊矢棗。曾子以父嗜之，父沒之後，食必思親，故不忍食也。 公孫

丑問曰：膾炙與羊棗孰美？孟子曰：膾炙哉！公孫丑曰：然則曾子

何謂食膾炙而不食羊棗？曰：膾炙所同也，羊棗所獨也。諱名不諱

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  
肉最而切之為膾，炙，炙肉也。 ○萬章問曰：孔子在陳，曰：盍歸

乎來，吾黨之士狂簡，進取，不忘其初。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

盍，何不也。狂簡，謂志大而略於事。進取，謂未望高遠，不忘其初，謂不能改其舊也。此語與論語小異。 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

狂獯乎。狂者進取。獯者有所不為也。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

必得。故思其次也。獯音緝。不得中道。至有所不為。據論語亦孔子之言。然則孔子字下當有曰字。論語道作行。獯作狷。有所不為者。知恥自好。不為不善之人也。孔子豈不欲中道以下。孟子言也。

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萬章問。曰。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

狂矣。琴張。名宰。字子張。子桑。子死。琴張臨其喪而歌。事見莊子。雖未必盡然。要必有近似者。曾皙見前篇。季武子死。曾皙倚其門而歌。事見檀弓。又言志異乎。三子者之撰。事見論語。牧皮未詳。何以謂之

狂也。萬章問。曰。其志嘒嘒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

者也。嘒。火交反。行去聲。嘒。志大言大也。重言古之人。見其動輒稱之。不一稱而已也。夷。平也。掩。覆也。言平考其行。則不能覆其言也。程子曰。曾皙言志。而夫子與之。蓋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充舜氣象也。特行有不掩焉耳。此所謂狂也。

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獯也。是又其次

也。此因上文所引。遂解所以思得獯者之意。狂有志者也。獯有守者也。有志者能進於道。有守者不失其身。屑。潔也。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

不憾焉者。其惟鄉原乎。鄉原德之賊也。曰。何如。斯可謂之鄉原

矣。鄉原。非有識者。原與愿同。荀子原慝字。皆讀作愿。謂謹愿之人也。故鄉里所謂愿人。謂之鄉原。孔子以其似德而非德。故以為德之賊。過門不入而不恨之。以其不見親就為素深惡而痛絕之也。萬章又引孔子之言而問也。曰。

何以是嘒嘒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

慝克  
角反



為踽踽涼涼生斯世也為斯世也善斯可矣閻然媚於世也者

是鄉原也行去聲踽其高反閻音暮踽踽獨行不進之貌涼涼薄也不見親厚於人也鄉原譏狂者曰何用如此

世則但當為此世之人使當世之人皆以為善則可矣此鄉原之志也閻如奄人之奄閉藏之意也媚求悅於人也孟子言此深自閉藏以求親媚於世是鄉原之行也萬章曰一鄉皆稱原

人焉無所往而不為原人孔子以為德之賊何哉原亦謹厚之稱而孔子以為德之賊故萬章疑之

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居之似忠信

行之似廉潔眾皆悅之自以為是而不可與人堯舜之道故曰

德之賊也呂侍講曰言此等之人欲非之則無可舉欲刺之則無可刺也流俗者風俗頹靡如水下流眾莫不然也汙濁也非忠信而似忠信非廉潔而似廉潔孔子曰惡似

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也惡佞恐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信

也惡鄭聲恐其亂樂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鄉原恐其亂德也

惡去聲莠音有○孟子又引孔子之言以明之莠似苗之草也佞才智之稱其言似義而非義也利口多言而不實者也鄭聲淫樂也樂正樂也紫間色朱正色也鄉原不狂不獫人皆以為善有似乎中道而實非也故恐其亂德君子

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反復也經常也萬世不易之常道也興興起於

善也。邪惡如鄉原之屬是也。世衰道微，大經不正，故人人得為異說，以濟其私，而邪惡並起，不可勝正。君子於此亦復其常道而已。常道既復，則民興於善，而是非明白，無所回互。雖有邪惡，不足以惑之矣。○尹氏曰：君子取夫狂狷者，蓋以狂者志大，而可與進，遠獲者有所不為，而可與有為也。所慮於鄉原，而致痛絕之者，為其似是而非，惑人之深也。絕之之術，無他焉，亦曰反經而已矣。

○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禹、皋陶，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趙氏曰：五百歲而聖人出，天道之常。

然亦有過遠，不能正五百年。故言有餘也。尹氏曰：知謂知其道也。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若伊尹、萊朱，則

見而知之。若文王，則聞而知之。○趙氏曰：萊朱，湯賢臣，或曰：即仲虺也。為湯左相。由文王至於孔子，

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

之。○散宜生，散氏宜生名。文王賢臣也。子貢曰：文武之遠，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此所謂聞而知之也。由孔子而來，至於

今，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

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林氏曰：孟子言孔子至今，時未遠，鄉魯相去又近，然

有聞而知之者乎。愚按此言，雖若不敢自謂已得其傳，而憂後世遂失其傳，然乃所以自見其有不得辭者，而又以見夫天

理民彝，不可泯滅，百世之下，必將有神會而心得之者耳。故於篇終，歷序群聖之統，而終之以此，所以明其傳之有在，而又以俟後聖於無窮也。其旨深哉。○有宋元豐八年，河南程顥伯淳卒，潞公文彥博題其墓曰：明道先生，而其弟頤正叔序之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

稱去聲

諸人以傳諸後無真儒則天下賢留為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乎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編以興起斯文為己任辨異端闢邪說使聖人之道煥然復明於世蓋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然學者於道不知所向則孰知斯人之為功不知所至則孰知斯名之稱情也哉

孟子卷七終